



# 莫楚篇

## 紀果庵

秋天原是懷人的季節，再加瀟瀟細雨，擁被午眠，不勝淒情之至，這時所夢到的，無非是故鄉、故都、故人。前幾天晴得很好，天藍得像寶石，好像增了無限的高，本是應該很爽朗，但不禁又想起西山的紅葉，陶然亭的葦塘。北京原是秋天比春天好，春日多風，一暖和就是酷暑，將有溽熱和淫雨，秋日風靜天晶，賣新柿子的，新落花生的，烤白薯的，吶喚着高朗幽揚的韻調，每一個胡同裏好似都充滿閒暇與逸豫，雖然沒有錢去逛西山八大處，就在那寬闊而洒了水的街道上走走，看看路邊分成一堆一堆賣炒花生的小販，都市空氣也如鄉村一般，好像由喧囂而靜寂了，於是花一點錢，把花生買好，放在可以插手的舊夾袍袋裏，一邊走一邊吃，到西四牌樓了，這裏有說善書的，賣破鐵器的，擺飯攤的，站住，看一會，聽一會，沒人管你，儘管是困窮，儘管是憂鬱，這時也可以忘機了罷？

然而現在聽說也不大行了，作官的教書的都不如拉洋車

及騎三輪車的勞動者，即使舊夾袍，恐怕也已入當舖，即使飯攤由韭菜餡的包子鍋貼改成窩頭，而長衫階層也吃不起了，作教師的向學生要煤球，當官吏的向百姓剝削，這是丟盡文化城面子的事，可是看着那些營養不足的黃色面孔，穿着那當的衫履，垂頭喪氣的出入於高大的朱門與洋房之間，豈非可以令我們同情的呢？可惜同情只是不兌現的廉價，沒有絲毫裨益，因為我們亦正是舊藍衫朋友之一呀！不去向學生討窩頭，不去向更懦弱的市民去伸手，有什麼路子呢？只有商人階層是肥胖了，從前北京的生意人，何等客氣，鼎鼎大名的瑞蚨祥，你進去也絕不像海派商店的拒人於千里之外，雖然買幾角錢的粗布，也必定倒茶敬烟，迎入送出，彬彬然使你不好意思在那兒無理取鬧，至於那些小洋貨店，小飯館，酒缸，書舖，真是和氣一團，不管如何簡陋與堂皇，都令我們舒服高興，如今呢，囤起東西不願意賣，看見人腦袋往上仰，我們自己也就好像缺了點什麼似的，竟沒有勇氣和人家發脾氣，只有「磕頭聽賞」，果然，腰包沒有錢，就等於英雄沒有胆，錢雖不成其為錢，但却無妨於益形其偉大呢！

有些投機發財的同學朋友，現在根本睬也不再睬你，吃了，喝了，玩了，樂了，反而撇着清說別人沒有國家觀念，沒有好的前途，這比「天下飢何不食肉糜」更渾賬，然而我們到底是駑馬鹽車，遷延隴坂，不動沒有飯吃，動了也還是個吃不飽。這個年頭兒，一似只有壞蛋才有出路，老實人橫豎只有坐以待斃。所以，雖則是多麼可以懷想的古城，多麼

可以眷戀的秋色，也似愛人隨人改嫁了一般，徒惹傷心，不堪回首了。

春天，米價還沒有像今日這麼瘋狂，我剛從古城回到江南不多日子，就聽說一位作了二十多年的老教授死了，沒有別的原因，窮！他是研究西北地理歷史的專家，著作家絃戶誦，這又管得了什麼？著作自古便不能換飯吃呀。民國二十九年，我介紹他來中央大學授課，匯兌行市一天高似一天，他只有頹然地回去，回憶在龍門居吃小館子，在夫子廟逛舊書攤，彷彿如昨，而去年冬天我回北平時彼此快樂的聚首深談，尤其不能忘記，人老了，頭髮已白，話是牢騷多而高興少，現實生活也令人不得不如此，我匆匆回來，還托人刻了一方圖章相贈，他原是藝術愛好者，當此饑殍不繼，風雅亦復成爲芻狗，可是朋友來信說，當這熱情的老人易簣之頃，猶自諄諄以圖章爲託，請別的朋友必須轉寄給我，這是多可感動的一幕！今天算起來老人死去五個月了，若是入葬，正合着墓已宿草一句話，前天他女兒來快信，表面上對我感謝，說是聽說已在爲這老學者募捐，實際上正是生活不可支持，催促捐款早寄，我們真慚愧，沒有一位有「義」可仗的朋友，儘其所有，能够對死者有何幫助？從北京來的同學說，連這位老教授服務學校附近的小飯館，都抽出一天的所得來捐助，我們下意識感覺到：小生意人或者比大生意人更多有一點「人」的情感。

我現在告訴你這樣的事，也不過萬千人海中之一塵而已，當大學教授原不缺乏一個有光澤的時期，三百元一月的

收入可以坐很整齊的包車，可以用合口味的廚子，可以爲環琉璃書店之高等主顧，可以唱票戲，可以章台走馬。那好似滄桑已久的事了，事實也不過六七年，現在則只恨自己沒有那副手脚，不能去作包車夫與廚子。我再告訴你一位也是大學教授的故事：巴黎大學地理學士，在國立大學任課亦在十五年以上，於前述的老人貧死之後不到一個月，以四十餘歲的壯年，溘然長逝，那更是說着可以泫然出涕的了。這位先生住所離學校很遠，說起來這又是一種壓迫，當承平時，作教師的收入雖不怎麼多，住一所像點樣子的房屋還有資格，讀書人又喜好明窗淨几加上近代的交通便利，故比較位置好一些的胡同，都有幾位教育界的人住着。六七年來，房租房價，與百物齊漲，我們只好忍氣吞聲的被迫搬家，有的一住十幾年，房東也并無分毫情感，從大街轉入小巷，由小巷轉至僻弄，大抵人人都曾經歷過這一幕慘劇，除非自己是有產階級，這位先生未能免俗，想來必事同一例。話說那正是春寒料峭的雨天，北地的春天，可以說與冬天不相上下的，他撐了一把破雨傘，伶仃地走向十里開外的學校去授課，車子既僱不起，缺課又怕惹當局反感，這樣一個來回，病已八成，不意回到家中，雨越加大了，看看滿院晒着自己搖的煤球，被雨一淋，將有順流而去之厄，煤早已變成烏金墨玉，豈能坐視其損失，咬緊牙關，忍着頭痛，蹲下來拾取，孩子們也出來相助，太太恰去街上買菜未回，一霎時，忽然覺得頭疼得太利害，向他的女兒說，我的病發了，快去喚你母親，等母親回家時，豈知早已入於危篤狀態，雖由朋友趕緊

請來醫生打針注射，無奈緩不應急，還是聽他擺脫了現實苦痛，留下一妻四子而去！他太太到如今尚在瘋狂狀態中，近兩個月沒聽見什麼消息，有什麼下回分解，實不敢想像。

S先生是我的中學老師，後來轉入各大學設教，自己買了房子，圖書四壁，院宇無塵，從前我們誰不羨慕他的清福。去年我一看到他，不禁哎呀一聲，古人捉襟肘見，納履腫決，恐都不足以形容，只是我們沒有黔婁子那種斜而有餘不如正而不足的勇氣，不能不叫一聲慚愧。當我問起他的近狀時，他好像要哭了，意思無拘什麼事，都願意去幹，只要解決肚子便好。院子裏亂七八糟，孩子們大號小叫，外書房已另租別人，且正在設法出售房產，入中學的大兒子廢了學，改在鐵工場學徒，小點的孩子只好讓他們在家中哭鬧。每天去軋棒子麵，還不知能軋到與否，夫人本是閩秀生活慣了，如今也不得不委屈一二。我雖會竭力想替他作一點事，但未能順利達到目的，春天會接到兩次來信，滿紙窮態。近則消息俱無，不知這位先生的舊居，依舊無恙否？

南星的詩人生活我是已竟說過的了，昨天我居然得到他的來信，現在不妨抄出來大家看看：

未奉函轉瞬月餘，多日未復惶愧不安。弟自暑假中陷入涸轍後，日暮途窮，不得已乃送妻孥回田里，適家父大病，未得返京。中心煩亂之至！……近日在×大上課，處處生疏，較之吾兄在此之日，空氣迥然不同，感慨何如！今日風雨，落葉擊窗，不久當又嚴冬，然寒風中我輩且行且談之趣，豈可再得乎？近一月來，賤內及

小孩亦皆病，纏綿不已，弟往返城鄉之間，疲倦與愁苦交并，神經痛復發，唯強忍而已。弟體弱，值此過於緊張之歲月，乃不勝衰老之感。「萬種盡閒事，一生能幾時！」之句，嘗吟誦太息。兄在南京，葉宜在花溪，與弟相依者，唯空屋蟋蟀耳。葉宜尊人愛實忠屏棄，宅院又被房東收回，致無棲身地，近暫寓弟處，最近又回故鄉處理家事矣！老人身體日衰，咳嗽不已，人生淒清，固如是也。……弟此後恐難多所寫作，「寂寞誰與同，只應君自知」，請為弟誦之。秋深，至祈珍重。

這就是詩人生活的自陳，而且恐怕是全中國詩人生活的縮影。但使人不能不流淚的，還要算那位七十餘歲失落了兒子和家庭的老人，戰爭給他的犧牲，未免太過分了。

我們所不能忍受的，不是一種逐漸的沒落，而在驟然的變化、打擊，譬如前函所說的老人，平日生活雖非優裕，但總算飽暖無憂。他自己在商務印書館的北京分店作着中文部營業主任，幾四十年，似已成爲終身職業，平常也難免有點不平：「你看，我們一起學生意的，人家現在作錢號掌櫃了××，開了書店了，只有我，七十多，還給人家當小夥計，一天到晚站櫃台，不時的跟他們嘔氣」，這樣對我們嘮叨着，但不久又說：「可是也不錯，一天管三頓飯，省着操心，反正他們也不會下了我。」有時把裝在貼身的衣袋裏的花溪兒子來信拿出來，帶起老花眼鏡，津津有味地念給我們聽，便更生氣勃勃，好像前途充滿無限希望了。

老人一共生兩男兩女，長女我們叫她L姐，葉宜第二，

敬子第三，寶忠第四。葉宜是每個人對他都曾生好感的人，我在許多文章中提到他，自遠去花溪後，友朋中流落天涯的雖多，但最足憶念的無過於他，沒有一年不專寫一篇文章以寄我的懷想，計算起來，二十八年寫「懷P H」，刊在朔風，二十九年寫「夕照」和「中年一日」，刊在中國文藝，三十一年寫「懷舊」，刊中國學生，今年春天則為南星的「寄花溪」作一跋，整個詩集都是懷遠而作，我的跋語不過是蛇足。有才識，有感情，有見解，是在近代大學生中，如他這樣健全的人，誠哉罕有。二十六年秋季於清華研究院畢業後，本可去美國學保險，老人當然欣喜得很，不意一下子就遠走到漢口，繼之更至花溪，花溪風景雖好，他們也在那裏建設不少事業，可是畢竟是個遠得難於想像的地方，作父親的尙能以將來的美夢自慰，作母親的可等不得，二十八年冬天終於在期待兒子翩然歸來不能瞑目的慘況下死了，埋藏在淒涼的沙鍋門內夕照寺，葉宜現在已娶妻生子，而母親却永遠不會看見，我不難想像天南遊子的泣下洶瀾，但又有什麼用處？七十老翁的生活，完全支撐於書店每月一二百元的薪水，門庭淒冷，心境頹唐，大女兒早已出嫁，境况亦不甚好，所說的寶忠，原是聰明孩子，不意學一身壞習氣，中學入了五六處，到底沒能畢業，把父親氣得頭三倒四，無法可想，去年春天給他娶妻，以為成家立業，可以有點省悟，反而把太太的東西也搶了去當賣一光。敬子是哥哥最愛的妹妹，也於去年秋天出嫁了，有了小孩子，大家庭不能完全自由，向平之願表面是已了，而實際上無一不令老人牽掛，那

料今春霹靂一聲，書店竟將四十年的老友友解雇，從此老人更飽嘗失業之苦，由南星的告語，最近連住了二十年的房子都被房東收回了，寶忠又絲毫不管，於是沒有家庭子女的暮景，與因貧乏而遣散妻孥的詩人臨時在覺覺的黯淡燈火下度此孤零的秋宵，我們簡直不敢斷定遠方的遊子還有無可能再見七十老父的一面！這豈不處處都是突變？處處都使平靜了的心情不能忍受？……

昨天晚上又接到北京親戚的來信，更給我莫大的刺激，弄得徹夜失眠。這原是一個溫暖團聚的家庭，父親，三個兒子，一個女兒，都在作事，住自己的房子，收入縱使不多，維持現狀應當可以，冬夜圍爐，公餘回家，祖父可以含飴弄孫，兒子可以講述一天的所遇，正是典型的快樂家庭。豈料，——又是豈料，因為祖母亡故，喪葬之費一下就拖了萬餘元，再加食糧飛漲，配給不足，全家都因營養不良而害病，債台高築，愈陷愈深，只好計畫出售自己的住宅，以為飲鳩止渴之計，設想住宅賣了以後，以目下住所的困難情形，將怎樣覓地棲身？想到那時東分西散的情形，好像眼前就排好一幕悲劇，我們如何能够高枕安眠……

嚙嚙嚙嚙，寫出這苦海中之一勺，無非既痛逝者，行自念也的意思，秋天以後，乃是冰天雪地的冬日，詩人說得好，假使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但冬日的風雪總是不易應付的呀！詩云：「無衣無褐，曷何卒歲！」我的心又戰抖起來了，不禁想起檜風的話：

「隔有萋萋，猶憐其華，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家！」